

Soundscape 為聲 ( Sound ) 音加上景觀 ( scape ) 的合成字，翻成中文可稱之為「聲音景觀」或「聲音風景」簡稱為「聲景/音景」；現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環境設計學院的 Michael Southworth ( 1969- ) 教授最早談及都市聲音地景的議題：我們認識一個城市，往往就以視覺性的主觀代表區域的既定特色文化，這種習慣，讓具有五感的過客，只剩下微弱的視覺感官，其餘則近乎無感。

在每個片段的生活與環境中，「聲音」的確像標記一樣的紀錄或動態性的存在於人與文化之中，只不過我們運用其聽覺的能力習慣略低，故演變成常態性的忽略；我們經常會對於片段式的標記聲響，如鐘聲、狗吠與垃圾車音樂有特定的記憶與慣性，這就是 Southworth 所提及聲標的部分，但聲音地景所探討的絕對不是點的紀錄，而是點與面、面與時間軸與文化性、情感的關聯之探討，從而定義與歸納有關一個區域裡的「聲音地景」情感。

## 不同城市背景下的聲音、牽連著不同的情感與文化

當一個聲音的出現能產生多種反應，這就是「聲音地景」對於環境與人來說最為複雜與饒富趣味的地方。我們舉一個台灣有趣的例子：垃圾車。

當垃圾車來的時候，我們印入眼簾的就是黃色大怪物，伴隨著碩大的機械車斗轟隆隆的停在每個街角，視覺性可分為：黃色垃圾車、人群、人群中各式顏色的垃圾袋；嗅覺性可分為：惡臭的垃圾、食物與回收垃圾的參雜味道，總而言之就是不會喜歡的味道；聽覺性可分為：遠遠傳來的貝多芬鋼琴小品《獻給愛麗絲》( für Elise )，以及車子沈重的煞車聲、人群談論聲與一袋袋的垃圾被壓碎的聲響。

當視覺與嗅覺性是多麼的讓我們有共識之餘，「聽覺」相對來說就更有開放性的感知：很多外國朋友對於貝多芬的鋼琴曲伴隨垃圾車來的原因十足的大開「耳」界，當這首鋼琴曲進入每個人的腦中，是音樂廳、是古典音樂時期的琴房，還是街角的垃圾？對於台灣人、外國人或音樂人來說，這首歌的意義又是如何？於是我們可以知道，「聲音」音波若是一樣的，對於存在的區域性、文化性甚至是功能性屬異的前提下，其虛實的「景觀」就會產生歧異的導向。

資料來源：

1. 開始在城市中聆聽—如千層蛋糕般堆疊的聲音地景:

[https://eyesonplace.net/2019/09/18/12580/?doing\\_wp\\_cron=1700010765.9220459461212158203125](https://eyesonplace.net/2019/09/18/12580/?doing_wp_cron=1700010765.9220459461212158203125)